

楔子

人生究竟是一場醒不過來的惡夢，或美夢？

酒吧走運動風裝潢，吧台裡的酒保一頭棕色短髮，碧藍色眼瞳，身材高大，肌肉結實，有如參加健美比賽奪冠的健美先生。他粗壯的雙臂紋了印第安傳統圖騰，右上臂紋的圖騰是雷鳥，左上臂則是蛇，還有著將近遮住半張臉輪廓的絡腮鬍……

牆上的大型電視螢幕正在播放世界盃足球聯賽，吧台前，一名穿著剪裁十分合身的深灰色筆挺西裝的東方男子，旁若無人且專注地數了數他面前排列整齊的 Shot 杯。

數完後他舉手朝酒保比了一，這時一名身材火辣、五官深邃明艷的紅髮女郎，挪到他身旁的空位，低聲與他調笑，他卻恍若未聞，不曾給予絲毫回應。

一名女子推開酒吧大門走進來，因為店裡的桌椅、吧台全是以厚實的木頭打造而成，木頭的香氣與酒氣，交織成獨特氣息，瞬間朝她撲去。

酒吧裡原本喧鬧的氣氛，在她推門而入時有瞬間安靜，這時大型電視螢幕播放到知名足球員用一記漂亮射門得分的畫面，酒吧頓時爆出熱鬧歡呼聲，消滅這一剎那的安靜。

她泰然自若地往吧台方向走，全然不意外剛剛推門而入引起的那瞬間安靜。整間酒吧就兩張東方臉孔，她很清楚自己的外表在西方人眼裡就像個未滿十八歲的少女，她在東方男子另一邊的空位落坐。

酒保走過來，神情嚴厲，「我們不提供酒給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。」

她默默拿出證件，推向酒保，用標準流暢的英文，開口道：「我滿十八歲很多年了。」

酒保狐疑看了她一眼，再看看證件，表情明顯驚愕，低聲咒了句 Shit，頓了一瞬，咕噥道：「妳這張娃娃臉，要我賣酒給妳，我會有罪惡感，即使妳已經滿十八歲很多年了……」

她無奈聳了聳肩，做出凄苦表情，可憐兮兮的說：「我被男朋友拋棄，他拿走我大部分存款，我已經連續三天沒辦法好好睡了。你能不能行行好，賣我兩杯酒？」一副就快哭了的樣子。

外表很粗獷的酒保又低咒一聲，接著二話不說直接倒了一份威士忌，然後說：「酒很烈，喝慢點，我請客。妳被騙了多少錢？」

「三萬！那些是我努力工作存下來的留學基金，我從台灣來波士頓才半年，而那個長得一表人才的王八蛋，騙我他是投資經理人。他說上個月他有一筆投資操作錯誤，急需金錢周轉，等這個月結算了，就可以把錢還我。我好心借他錢，可沒兩天他就不見了，手機門號也停用了，去他住的地方房東還說他搬走了，甚至他根本不叫彼得，而是叫菲力普……」

她劈里啪啦說了一大串，仰頭灌一口烈酒後，嗆咳出聲，咳得撕心裂肺、眼角懸淚，模樣極度傷心痛苦，完全符合她口中的故事。

外貌粗獷的酒保是個性情中人，聽完她的遭遇，又再為她倒了一份威士忌，轉身找來紙跟筆，推向她說：「把妳的住址寫下來，萬一妳喝醉才好幫妳叫車，送妳回去。」

她警惕的望了酒保一眼，神情甚是防備，「我不會再相信任何人了！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想騙我地址，或者把我送回家後再對我做什麼壞事？你放心，我絕不會喝醉，我可以自己回去，你不用擔心。」

而坐在她身邊的東方男子，始終不理會試圖搭訕他的明艷紅髮女郎，此時卻轉向她，問了句—

「妳從台灣來的？」

他的聲音有如好聽的名琴，簡單幾個字，便奏出迷人音調。

她轉頭迎上他的眼，那雙眼深沉得像沒有邊際、深不見底的海，且他說的是中文，那句字正腔圓的「妳從台灣來的？」，意外抹去她幾絲思鄉的焦躁。

「我來自台灣。你也是台灣人嗎？」她反問。

那雙有七八分醉意的深邃黑色眼眸，聽見她的問題後，神思一剎那顯得遙遠，彷彿穿透她飛往不知名的遠方。

好半晌，他才悠悠地說：「嗯，我也算是台灣人，我母親、父親都來自台灣，但我在美國出生，只去過台灣幾次。」

她睜大眼睛十分驚訝，出生在美國、成長在美國，只回去過台灣幾次，卻能把中文說得流利又字正腔圓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「你中文說得真好，我猜你在家都跟父母講中文吧？」

他微微地笑了，搖搖頭，拉回視線朝她望一眼後，又看著自己面前那排 Shot 杯，低聲道：「我母親在我出生那天過世，我沒跟父親同住，中文是我自學的。」

「自學的？你真厲害，可以把中文說得這麼好。」她由衷驚嘆。

他唇邊微微拉開一道輕淺弧度，似笑非笑的側臉看起來有些落寞與傷感，明明他們算不上認識，她卻想抹去他臉上的孤寂表情。

她伸出手，情不自禁碰觸他的手背，一股巨大深沉的哀傷瞬間朝她席捲而來，那並非她的感受，而是來自於他，她像是能實際看見他的心，那樣死氣沉沉，充滿了陰鬱黑暗。

她不知道，人竟可以如此絕望……

她的手緊緊覆蓋住他手背，這舉動招來了他的注視。

「你不要哭……」她對著他憂傷的眼瞳說。

他神情有一瞬愕然，下意識用另一手摸了摸臉頰，似乎不確定他是否醉到連落淚了都渾然不覺。可兩頰是乾的，有些冰冷，他鬆一口氣，望著她，輕淺地笑道：「我沒有哭。」這是他的回答。

「你的心在哭泣。」她說。

兩人沉默相對，他抽出被握緊的手，淡淡丟出一句，「我的心不會哭。」

他招來酒保，又點了杯烈酒。

她蹙眉，對他的話不認同，且看著他抽出的手，心有些空落落的，不知哪裡來的勇氣，她靠近他，然後貼在他耳朵邊低聲說了一段話。

不意外的，他再度用愕然的神情望向她，這一回合，沉默延宕了很久。

然後他仰頭喝光最後一杯酒，從皮夾抽出兩張百元美鈔，放在吧台上，凝視她，眼神是深思、探究與打量。一會兒他問：「這附近有家很好的飯店，妳確定要去？」

「如果你願意付房費，我們就去那家飯店。」

他起身，二話不說拉了她的手往外走。

等他們一進行政套房，門關上後，他灼熱的唇旋即向她壓過來，下一秒，她感覺所有的涼意與氧氣都被他奪去，她喘息著，頭暈腦脹、渾身發熱……

在她還來不及意識到發生什麼事時，上衣已經被他褪去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身上厚重的外套是什麼時候被脫下的。

理智最後一次回到她的腦子裡時，是他覆在她身上，進入她的那一刻，而他睜大了眼睛無法置信的望著她，開口時的聲音充滿了錯愕，又像是帶了幾絲憤怒，質問—

「妳是第一次？！妳不是說妳被男人騙了？」

「我是被男人騙了，但他騙的是我的錢，又不是我的人……」她嘟囔回嘴，回得理所當然。

也許是她可愛的語氣讓他酒醒了幾分，他輕輕退出她的身體，卻招惹來她的抗議。

「嘿！請別告訴我你突然良心發現，覺得跟處女做是不道德的，你剛剛已經把我從處女變成非處女，既然開了頭，就要有始有終。這時候只有神經病跟柳下惠，才會做一半就停下來……」

他安靜的躺在她身邊，聽她埋怨的語氣，跳 Tone 的詞句，輕輕笑出了聲。

「我今天喝太多酒了，我們重來吧，妳是第一次，如果我連妳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是對妳的不尊重……不過，妳其實值得更好的男人，值得一個真心對妳好的人，既然初夜保留這麼久，為什麼今天衝動的選擇一個陌生人？因為被騙了三萬塊美金嗎？」

「你的話真的很多，要互相了解是嗎？好，我今年二十三歲，喜歡藝術卻學商，現在是商學系研究所研究生，至於哪一所學校，請恕我不能告訴你，我們只是一夜情，其實知道對方的名字就可以了吧？我的英文名字是 Reena，中文名字……也恕我不能告訴你。好了，換你自我介紹，然後我們就可以快快重新開始，趁我的感覺還沒跑掉之前。你知道做愛這回事，女人很講究感覺……」

耳邊又傳來他的笑聲，輕輕的、低低的，帶了些撥撩人心的磁性……

「你笑什麼？」

「笑妳雖然已經二十三歲，卻仍保有孩子的率真。」

她覺得他像在嘲笑她是個長不大的孩子，她起身作勢要離開，他卻伸手一攬將她抱住，聲音既輕又溫柔—

「好，換我自我介紹，我的中文名字是湯書毅，書寫的書、毅力的毅，四歲開始學中文，一年多前跟正式交往兩年多的女朋友分手，因為忘不了她，常到酒吧買醉，總覺得自己沒辦法再像愛她那樣愛另一個女人……」

他抱著她，一手食指在她纖細的右臂上來回輕畫。

「這世上沒有什麼事、沒有什麼痛苦是不能遺忘的。」她打斷了他的話，引來他深深的注視。

「妳知道嗎？分手後每一天、每一個夜晚我也告訴自己同樣的話，這世上沒有什麼事、沒有什麼痛苦是不能遺忘的……」他注視她的眼神灼熱燦亮，一個如孩子般率真的二十三歲女孩，卻準確無誤說出他心裡的話，像命運給出的預兆。

「沒錯，所以你今天晚上好好跟我做愛，別再想她了，把痛苦全都忘掉。」

「好……」他聲音既低又沉，他的唇覆上她的，他想要遺忘，忘卻思念的苦、失去的痛，所以卑鄙的利用一個年輕女孩柔軟芬芳的身軀……

他愛了她的身體，也盡其所能帶給她歡愉，她熱情的回應、激昂的呻吟，是她享受性愛的證明……

她時常作夢，有些夢真實得會在未來闖進她的現實生活，人們稱那些夢為預知夢。她常作預知夢，這是她不想對人說的祕密。

十八歲生日那天，她許了一個心願，但願自己不再預知親朋好友的死亡，命運之神或許聽從了她的願望，十八歲生日這天，她是作了一個夢，但夢到的是她走進一間酒吧，胡謔了一個故事，跟一個叫湯書毅的男人發生關係……

那是一場旖旎綺麗卻又真實得像是會在未來發生的春夢，她知道在未來，那場夢會成真，她不知道的是，為什麼隔天她會趁他熟睡時安靜離開飯店套房……

即使是在夢裡，她都能真切感覺到，她是真的為那個男人心動。

那為什麼她會毫不留戀地走出套房？明明她那麼喜歡他，喜歡到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，就跟他開了房間，願意把初夜給他……

第一章

「入冬以來最強烈的冷氣團將於明天報到，入夜開始有零星降雨，海拔一千公尺以上的山地可能迎來今年入冬第一波降雪……」

電台廣播主持人用好聽的聲音預告了壞天氣。似也預告了什麼壞事……

她氣喘吁吁的騎著腳踏車，汗水沿著她額頭、頰邊滑落至頸項，她壓根不在意身上的衣服已經沾了汗水，前胸後背都濕透了。

奮力加速騎過幾條大街，右轉是一段上坡路，她不顧雙腳疲累繼續衝刺。

就快到了！她對自己說——就快到了！

上坡路過後左轉有一小段下坡，這條僅容一輛車子通過的小路，是別墅連接外面縣道的私人道路，下坡讓她速度加快，一路衝到鐵門前。

尖銳刺耳的煞車聲響起，她在撞上鐵門前的最後一刻停了下來，僅僅距離一寸，她一把扯下耳機，摔開腳踏車，迅速掏出鑰匙，打開鐵門旁的側門，狂奔進去。

她穿過花園，幫傭林媽正在花園裡修剪花草，朝急急忙忙的她說——

「小姐，妳慢一點，夫人在休息……」

她一邊往屋裡衝，一邊對林媽喊道：「林媽！快進來幫忙，叫救護車，快點！」

已在舒家幫傭二十多年的林媽，見打小看著長大的小姐這般心急火燎的慌張模樣，心頭一窒，趕緊放下花剪，跟在小姐後頭進了屋。

女孩腳沒停過，繼續往二樓衝，覺得全身氧氣快被她一路暴衝榨乾，下一秒眨眼，毫不意外的，她在通往三樓的樓梯轉角處看見躺在地上顯然已經昏迷的繼母。

她衝過去蹲下來，伸手碰觸繼母隆起的腹部，旋即像觸電一般，一幕接著一幕影像排山倒海在她眼前掠過——

「她是魔鬼！她是魔鬼！是她！都是她害死了我兒子……」繼母淒厲的哭喊著。

「妳說話，是不是妳推的？」父親近乎歇斯底里地質問她。

她被林媽壓著，跪在病房的地板上，空氣充斥著消毒水味道，她的心有股火在燒，跪下的那一刻，她真希望是自己真的動手推了一把……

林媽打電話叫完救護車後，上來二樓，再要往上便看到她舉著一隻手，神情呆滯地跪坐在昏迷的夫人身旁。

「小姐，妳……」

「不是我推的，我沒有推她……妳跟我後面進來的，我上來阿姨就躺在這裡了，妳有看到，對不對？」剛剛閃過眼前的影像，讓她本能開口辯解。

「小姐……妳衝回來就叫我打電話叫救護車，我在樓下打電話……我沒有看到，我上來就只看到小姐妳跪在夫人身邊……小姐妳、妳是不是不小心推了夫人？」林媽惶恐又緊張地說。

林媽在舒家工作二十多年，她原是一心護著小姐，起碼在三年前新夫人剛進舒家門時，她整顆心完全在小姐這邊。畢竟小姐是她看著長大的，原來的舒夫人在六年前因為意外過世，那時小姐才六歲。

林媽記得當時舒先生有多心痛難當，甚至恨不得能隨夫人一起去，不過人總是這樣，再深的痛，只要時間磨得久就會淡去，一年過去、兩年過去……悲痛欲絕的舒先生終於恢復如常，認識現在的夫人後，於三年前再婚了。

對剛進舒家門的新夫人，林媽其實是防著的，她也擔心小姐會被新進門的夫人欺負虐待，那時的她還沒忘記原來的夫人對她的好。

但就像舒先生因為時間過去，慢慢忘記原來夫人的好，林媽也從一心站在小姐那邊慢慢的轉向了新夫人那邊，為什麼呢？道理其實也不難懂，新進門的夫人總歸是能給實質好處的人，只要林媽做得好，新夫人毫不吝嗇，每半年幫她加薪。

一年多前，林媽的兒子出了嚴重車禍，新夫人知道後立刻聯絡舒先生動用關係，安排最好的外科醫生為她兒子動手術。從那次開始，林媽的心就完全偏往新夫人了。她想，夫人對她這個外人都能如此關照幫忙，對舒先生的孩子不可能太差。

後來夫人與小姐之間發生的事，她看在眼裡，都覺得是小事，夫人不曾對小姐有過身體上的傷害，更不曾大聲斥罵過小姐，夫人只是、只是常常不同意小姐做她喜歡的事。

好比小姐從小學芭蕾，小姐一直很喜歡，但夫人去年開始禁止小姐去上課，理由是擔心小姐跟不上繁重的課業。林媽想，夫人是出於好意。

又好比，夫人沒多久也停掉了小姐的鋼琴課，理由一樣是擔心小姐課業繁重無法負擔，後來小姐的英語家教、數學家教，都被夫人辭退了，因為夫人覺得小姐的成績已經夠好，不需要再額外聘請家教。

這些應該都是小事，除了一件事，連林媽也覺得夫人不該如此。

上個月夫人將小姐房間裡所有的照片全數沒收，所有小姐小時候跟原夫人的合照，夫人全拿走了，還在小姐面前將那些照片一張一張燒掉。

不管小姐怎麼哭、怎麼哀求，夫人都當作沒聽見、沒看見，自顧自地燒完所有照片。燒完照片後，夫人聲音很溫柔的對小姐說—

「只有燒掉這些照片，妳才會把我當成妳真正的媽媽，小雨，妳媽已經死了，我才是這個家真正的女主人，等妳長大就會懂了。」

後來，小姐在房間待了整整兩天沒出來，不吃也不喝，先生剛好到歐洲出差，根本不知道，而夫人也不在意，只對她說—

「孩子餓了，自然會出來吃東西。」

就在林媽猶豫要不要偷偷打電話將事情告訴先生時，小姐走出房門，跟她要了一碗粥、一杯牛奶，在餐廳一口一口慢慢吃、慢慢喝、慢慢掉眼淚……

吃完也喝完之後，小姐哽咽地對她說—

「她是這個家的女主人，但永遠都不是我媽媽，林媽，這個家已經不是我的家了，連妳都不再為我了。我要趕快長大，離開這裡……」

林媽當時一句話也說不出口，她只能紅著眼眶看小姐離開餐廳的背影，那背影落寞又消瘦。

所有的事一點一滴被時間改變、被人改變，林媽也不知道事情怎麼會走到這種地步，她跟小姐的關係又怎麼會弄僵了？

一個月過去，這個家變得安靜、死氣沉沉，先生不知道家裡出了什麼事，只覺得小姐不再活潑，不再看到他就開心的說東說西。

小姐沒對先生說照片的事，自己也沒提，夫人肯定不會對先生說。

林媽隱約覺得這個家就要散了，卻沒想到事情會來得這麼快，她以為至少也要等到小姐十八歲考上大學後，哪裡知道夫人會突然從三樓摔下來，更把孩子摔沒了……

夫人肚子裡的是個男孩，是先生盼了很久的男孩，舒家也算家大業大，先生當然渴望有個繼承人，誰知道事與願違。

所有事都是比較級，夫人肚子裡的孩子摔沒了之後，醒來情緒崩潰，指控是小姐害了她，因為她燒了小姐所有的跟生母的合照，所以小姐懷恨在心。

先生這才知道照片被燒掉的事，只是與失去繼承人相比，燒掉原夫人跟小姐的合照這件事顯得微不足道。

先生反覆質問小姐，是不是她推了夫人？他要小姐跪在夫人面前，好好把事情說清楚。

小姐原是不肯跪的，先生就要她壓著小姐跪下。

小姐跪下後，對先生說—

「媽媽出車禍那一天，我不讓她出門，跟她說車子跟車子會相撞，我不要她跟外婆一樣睡著了，再也醒不過來……你把我拉開，說小孩子不要亂說話，然後你帶媽媽出門，是你先帶走我媽媽，今天就算真是我帶走沒出生的孩子，也不是太過分……」

啪！先生重重一掌落在小姐臉上，眨眼間，小姐嘴角溢出血絲。

「小姐……」林媽喊道，伸手去扶被打得倒地的小姐。

「打得好、打得夠狠，看我爸打我，妳是不是開心了？！媽媽？妳想當我真正的媽媽，永遠都不配！」

「舒笑雨，妳閉嘴！」舒瀚峰揚聲喊道。

「你送我去美國吧，去年我聽到你們討論要送我出國念書，我在這個家是多餘的人，早晚要被送出去，既然這樣就現在送，以後你們都不必看見我、不必聽我開口說話。我回家就馬上整理我的東西，這樣大家都滿意了！」

她費力爬起來，挺直了身，不顧父親在她身後喊她的名字，走出單人病房。

多虧母親當年在美國生下她，她一出生便擁有美國公民身分，那天晚上她撥了越洋電話給遠在美國的親阿姨，隔天父親的特助就陪她搭乘飛往美國最早的班機。

「你知道泰勒嗎？」

「泰勒？」他挑起眉，臉上佈滿疑惑。

「如果我告訴你，十年後會出現一個叫泰勒的年輕男人，他會成為好萊塢名人爭相邀請的人，因為他能和死去的人溝通，你相信我嗎？」

「相信什麼？相信妳有預知能力？還是相信他是真正的靈媒？」

「你相信人死後有靈魂嗎？」

「小妹妹，妳不覺得這些問題對妳來說太深奧了嗎？妳還小，生命才算剛開始，現在思考死亡後的問題，實在太早了……」

「你不相信，我知道。人多半只願意相信眼睛看得見的，可是有些人的眼睛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，有些人可以感應別人感應不到的。我告訴你，十年後真的會有一個泰勒，他因為宣稱能夠跟亡魂溝通而成為好萊塢有名的靈媒……」

「這是妳的預言嗎？」他的眼神帶了幾許憐憫，阿姨說小女孩的母親在她六歲時過世，對一個孩子來說這樣的打擊確實很大，他能理解。

「是啊，我能看到未來或是夢到未來，不是全部的未來，只有某些片段。我很少對別人說這件事，我爸爸說我胡言亂語，這世上相信我的大概只有媽媽，但我想……說不定媽媽也只是安慰我，她並不是真的相信我……」

「如果她相信我，我跟她說不要出門的那天，她應該會聽我的，可是她沒聽，她選擇跟爸爸出去，然後……就沒有然後了……」

說到最後，小女孩已有些在自言自語，明顯眼眶泛紅，晶瑩剔透的眼淚就要墜落下來。

年輕男子低低地嘆口氣，他摸摸小女孩的頭，蹲下來與她雙眼平視，他溫和的語氣帶著理解的撫慰，「我知道失去親人的痛苦，但沒有什麼痛苦是過不去的，相信我，妳一定能過得一天比一天好。」

「你媽媽生你的時候過世了。」她說著，懸在眼眶邊的淚水直直墜落下來

年輕男子的臉有一剎那怔愣住，小女孩說的不是疑問句，而是肯定句。

「你剛摸我的頭時，我看見了……」

年輕男子回過神後，表情變得有些複雜，「妳也是靈媒嗎？」

「不，我不是，我只是偶爾能看見。我不會通靈，沒辦法跟亡靈溝通，也許十年後的泰勒可以……如果你想跟你媽媽說話……」

「不，我不想。」年輕男子打斷她未完的話。

「我還看見……」她又開口，卻再次被他打斷。

「妳確定不是阿姨告訴妳我媽媽的事？確定是妳看見的嗎？」

「我確定是我看見的，不過我知道你並不相信我……」

年輕人蹲在她身前不置可否，片刻過去，他站起身，再一次摸了摸她的頭，沉默的轉身離開。

小女孩望著他離去的背影，聳聳肩，似乎不在意年輕男子突兀的離去……

一陣鬧鈴聲響起，將舒笑雨從睡夢中喚回現實。

她懶懶地伸手，摸索床頭櫃上的鬧鈴，幾秒後將按鍵按下，吵得人頭疼的鈴聲戛然而止。

再過幾秒後她坐起身，右手抓了抓一頭亂髮。

又作夢了，夢到她十二歲剛到美國，阿姨幫她辦了派對的時候……

那些已經過去的片段，偶爾也會跑進她夢裡攪局

她不太記得跟她說話的人是誰，甚至現在也想不起對方的長相，剛剛在夢裡還清楚的片段，醒過來之後忽然就變得模糊，不過她倒是記得她問過的那一句——

你知道泰勒嗎？

十一年過去了，好萊塢出現一個年輕靈媒叫泰勒，偶爾看到泰勒的節目，她會停下來。

她沒忘記當年她是怎麼看見未來的泰勒，剛到美國那天，阿姨帶她認識新環境後，問她想不想看電視，她點點頭拿起電視遙控器，還沒按下開關，剎那間便看見泰勒的節目片段……

她的預見能力常常突然出現，突然中斷，由不得她控制。

隨著年紀增長，她漸漸能看淡這種「超能力」。

掀開身上的薄被，她打哈欠、伸懶腰，理了理思緒，離開柔軟大床。

再不久是她二十三歲的生日，她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是波士頓大學研究所錄取通知。

下個月開學，最近這幾天她忙著整理東西，她已經在網路上預訂好學校宿舍，這兩天就能將所有東西整理完畢。

她下床，雙腳才沾地，房間門就被人猛力推開，進門的是跟她當了快一年的室友海莉，來自倫敦的交換學生。

她們系所不同，兩人的個性和處事方式也稱得上南轅北轍，相處起來卻意外合拍。

海莉十分嚴謹，凡事講究計畫步驟，不像她隨興所至，想什麼做什麼。

「晚上的聚會妳別忘記了。我還是無法相信，妳居然決定去波士頓！明明有更好的選擇，再不然到牛津跟我作伴也行啊！」海莉誇張嘆氣。

自從知道她選擇就讀波士頓大學的研究所後，海莉已經不止百次誇張表達她的惋惜。

「妳為什麼一定要去波士頓？哈佛、耶魯、牛津……隨妳挑，為什麼偏偏是波士頓？」

她聳肩膀，扮了個鬼臉，笑嘻嘻地說：「妳可以當作是命運呼喚我去。」

其實她就像沒有根的浮萍，大學選擇念柏克萊，只是想到加州看看，至於研究所選擇波士頓大學，說是命運召喚也不算誇大。

她依稀記得自己十八歲生日，曾作過一個跟波士頓有關的夢，還是一場令人臉紅心跳的春夢……

只不過如今夢裡的詳細內容，她忘得差不多了，畢竟誰能記得五年前的夢境細節呢？

她確定那一場夢會發生在現實中，但夢境與人都模糊了，就連夢裡男人的輪廓她也記不清楚了。

但既然波士頓大學錄取她，阿姨又在波士頓，她到波士頓大學讀書，也可以常去看阿姨。至於那個夢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，該發生的就是會發生。

大學在加州這四年，她跟阿姨的聯絡少了許多，初到美國的前三年，多虧有阿姨照顧，她的小留學生生活才不那麼艱難。

高中她選擇念寄宿學校，是不想再給阿姨添麻煩，不想再成為任何人的負擔……

撇除親情的匱乏，在金錢上，她算是過得富足寬裕，每個月父親固定匯入的金額夠她生活無虞。

十二歲離開台灣後，她跟父親唯一的聯繫，只剩存摺簿上每個月一號固定轉入的數字，親情對她來說早已經薄成一串為數不高不低的數字。

想起與父親的關係，舒笑雨有些出神，這時海莉伸手抓住她，說—

「艾薇，妳又神遊了！」海莉抗議她的出神，艾薇時常神遊的「壞」習慣眾所皆知，這個與西方女子相比顯得嬌小的東方女孩，有著讓人捉摸不透的迷人氣質。海莉與她同住將近一年，算是見怪不怪了。

海莉抓住她手臂那瞬間，舒笑雨眼前迅速閃過畫面，她眨了眨眼，反手握住海莉。

「回家去，最好明天就回去，越快越好！」她語氣十分嚴肅且焦急。

海莉摸不著頭緒，她訂的是兩個禮拜後的飛機回倫敦，一開始以為艾薇跟她開玩笑，但仔細想想幾回艾薇對同學的特別「勸告」……

好比半年前，艾薇要伊麗莎白去體檢，伊麗莎白沒去，隔沒一個月，伊麗莎白在圖書館昏倒，後來檢查出來是腦腫瘤破裂，沒幾天，伊麗莎白走了。

三個月前，文生跟幾個好朋友去衝浪，出發前艾薇要文生別去，但文生還是去了，結果再也沒有回來，搜救員找到文生已經是兩天後了，一個突然的大浪捲走文生，吞噬了他年輕的生命。

上個月，艾薇對她坦白，她有時會出現預知能力……

海莉緊張反問：「妳看見什麼了？」

「海莉……」她的聲音帶了幾許難過與同情，「妳母親生病了，妳若是明天回去，還有兩個多禮拜可以陪伴她，如果妳半個月後才回去，就沒有剩多少時間了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我上星期才打電話回家！」海莉無法相信，上星期打回家，接電話的正是母親，她的聲音聽起來不像生病的人。

「妳媽媽不想讓妳擔心，所以沒告訴妳，聽我的，明天趕快回去。」

海莉搖頭，完全無法相信，她轉身走出房間，奔回自己臥室找手機。

十幾分鐘後，海莉眼眶泛紅，回到舒笑雨的房間，說：「妳真的說對了……我媽媽生病了，很嚴重……我剛剛打電話給我爸爸，他全跟我說了。我訂了今天的飛機，晚上聚餐我不能去，幫我跟大家說抱歉。」

「妳剩下的行李，我幫妳整理打包，再幫妳託運，這裡剩下的事，妳別擔心，有我幫妳。」舒笑雨說。

「艾薇，謝謝妳。」海莉上前，緊緊給她一個擁抱。

「要不要我陪妳去機場？」

「不用了，我剛打給東尼，他馬上過來送我去機場，剩下的事麻煩妳了。我回英國再打電話給妳。艾薇，雖然妳說過，妳恨自己有預知能力，但我想這是上帝給妳的祝福。妳不知道，現在我有多感激妳。保重，有機會到英國玩，一定要來找我……」海莉邊哭邊說，又抱了她一回。

「天啊！我多希望妳能來念牛津，妳那麼優秀……」海莉又說。

「我的 Mr. Right 在波士頓。」她只好這麼說。

「原來如此……你們認識很多年了嗎？」海莉道。

「我們還不認識，可我夢到他在波士頓。」

海莉破涕為笑，「我相信妳一定能美夢成真。」

「等我美夢成真那天，帶他去英國找妳。」

「一言為定。」海莉真誠的笑開來。

「一言為定。」她也笑了笑，卻無法確定自己是不是真能美夢成真。

她們又聊了一會兒，人高馬大的東尼就走了進來。

「嘿，艾薇。」東尼向她打了招呼，轉而望向海莉，「都準備好了嗎？寶貝。」

「我沒什麼東西要帶，剩下的東西艾薇答應幫我整理。」

「好，我也會幫忙。妳不要擔心。」東尼說，「剛來的路上我想過，這邊的事我會盡快處理好，下個禮拜我也去英國。」

「真的？」海莉驚喜交加。

「當然是真的。這種時候我怎能不在妳身邊！」

「謝謝你……」海莉情不自禁親吻東尼。

兩人擁抱親吻，像是完全忘了舒笑雨這個旁觀者。

她安靜的在一旁看著海莉、東尼兩人，心裡生出一些羨慕。

東尼是道地的美國人，本打算申請哈佛法研，卻因在一年前認識海莉，兩人陷入熱戀，沒多久東尼改變志願，轉而申請牛津的研究所。

與東尼、海莉再一次擁抱、互道再見後，舒笑雨一個人在宿舍打包整理她與海莉的東西時，幽幽地想—

愛，無畏國籍、無畏天涯海角……只要一方願意，就能廝守相隨。

明天是舒笑雨的生日，也是她來波士頓第三天，都安頓得差不多了。

她昨天撥電話給阿姨，想告訴她這件事，但管家告知阿姨在英國，兩個月後才回來。

天色晚了，她正猶豫要叫外賣或者簡單下廚，手機鈴聲響起。

「哈囉？」她接起電話，另一頭傳來熟悉的聲音，是海莉。

「艾薇……」海莉的聲音明顯哽咽。

「妳還好嗎？」她問。

「還好，我媽媽昨天走了。」

她握住手機，不知該說些什麼，「我很遺憾」或者「我很抱歉」，聽起來像空泛的安慰，她曉得失去親人的痛苦，任何言語都無法安慰，所以她選擇了沉默。

幸而，海莉是個性開朗正向的女孩，她很快振作起來。

「我沒事，東尼一直陪著我。艾薇，謝謝妳，我真的很感謝妳……我不敢想像，要是妳沒叫我早點回來，最後這段時間我不能陪著我媽媽，有多可怕……」

「明天是妳生日，我先跟妳說生日快樂，可惜接下來我有很多事要忙，今年沒辦法幫妳準備生日禮物，明年一定補給妳。」

「妳的心意我收下，禮物就別麻煩了。」她微笑著說，心裡有些酸澀，海莉的母親剛過世，她卻還惦記著自己的生日，這樣的友誼實在難能可貴。

「雖然不能送妳禮物，不過我準備了一個小小的驚喜，妳說過妳的 Mr. Right 在波士頓，既然他還沒出現，說不定我要介紹給妳的這位帥哥，就是妳夢見的 Mr. Right……」

「海莉……」她開口試圖阻止海莉，但海莉比她強勢，直接打斷她。

「聽我說，艾薇，默特跟妳一樣不喜歡盲目約會，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說服他跟妳見面，妳不知道在英國多少名媛淑女想抓住他這個貴族單身漢。他風趣幽默、體貼溫柔，人長得帥不說，光是身家百億就讓許多女人趨之若鶩，且他熱愛戶外活動，這點跟妳很像——」海莉滔滔不絕的說。

「既然他這麼完美，妳怎麼不留著自己用？」她打趣反問。

「我可是有東尼了，何況我跟他不來電，除了這兩個理由也沒有其他的了。我們一起長大，在我眼裡他像無所不能的超人哥哥，加上他的女人緣太好，我知道我的魅力沒有大到能夠讓他拒絕所有誘惑……」

「我的魅力也不夠大，妳別白費心思……」

「妳太小看自己了，妳完全就是他喜歡的型。我還沒告訴妳，他是中英混血兒，喜歡東方女孩勝過西方女孩。我花很長時間想說服他，他都不為所動，但妳知道嗎？我將妳的照片傳給他之後，他立刻答應跟妳見面。」

「艾薇，妳相信我，默特人真的很好，妳剛到波士頓，一個人應該也沒什麼事，跟他見見面有什麼損失？他正在跟教授合作一項實驗研究，還需要半年時間，他也在波士頓大學研究所，我等一下把酒吧的地址傳給妳……」

「海莉！」她為難地喊了一聲，實在很不願意答應這個盲目約會。

「別這樣嘛，答應我妳會去，明天晚上七點。如果不是百裡挑一的好對象，我不會貿然介紹你們認識，他條件這麼好，妳不認識一下太可惜了……」

「那妳倒是解釋一下，一個研究所沒畢業的研究生，哪來的身家百億？」

「一半繼承家業，一半當然是他奮鬥來的，他到波士頓讀研之前，在家族企業工作了三年，沃森醫藥生技有現在的規模，一半要歸功於他。」

「沃森醫藥生技？」舒笑雨揚眉。

「妳不是英國人大概不知道……」

「我知道。」很不巧，她真的知道。

阿姨這兩個月跟男友去英國，就是打算跟沃森談一項合作，她記得兩年前，有一次阿姨跟她提過沃森的年輕副執行長很不錯……

世界還真是小。

「妳知道？」海莉有些訝異，「既然妳知道，我就不用再花時間告訴妳他有多富有，答應我，明天晚上妳一定會去！我得去忙了，一會兒把地址傳到妳手機，一定要去喔。東尼在叫我了，先掛了，拜。」海莉沒等她回答就掛了電話。

她握住已經斷線的手機，沒幾秒，一則簡訊傳進來，是酒吧的名稱與地址。

舒笑雨猶豫要不要打電話跟對方取消約會，旋即又想到，海莉根本沒告訴她對方的聯絡方式，大概是不想她主動取消約會。

淺淺吐了口氣，她放下手機，決定在宿舍簡單下廚打發一餐，明天還要出門，想想真的有點懶。

對於認識新對象這件事，她實在提不起多少興致。

第二章

愛情其實是場馬拉松，倘若在某一段路用力過度，到了末段就會失去衝刺的力氣，他想，這次他是跑了一場失敗的馬拉松。

對清清，他盡了全力以赴，以至於現在他失去所有力氣，終點卻還如此遙遠。

從西岸到東岸的距離，一年多時間過去，他心上的痛，似乎沒因為時間空間而減少太多。

他愛了蘇清清幾年？

清清十六歲時，他們初次見面，一見鍾情的戲碼在他身上發生，他始料未及。

初見清清後，他用盡方法守護在她身邊，直到清清二十八歲，可最後清清選擇的，依舊是唐旭初……

愛，不是努力多少，就能收穫多少。

到波士頓這麼久，他依舊想她，儘管清清最後選擇的不是他，他卻難以停止想念……

有人說，一段感情最徹底的結束，需要另外一段感情的開始，他不是沒想過再找個新對象，只不過，每當這念頭出現，放眼望去身邊的女孩，竟沒有一個能讓他產生一絲想交往的衝動……

他喝完第三杯龍舌蘭，這時酒吧門被推開，一股濃烈的香水味朝他靠過來，他沒抬頭，一陣嬌軟的女音隨即在�的耳邊輕響——

「一個人？介意我坐你旁邊的位子嗎？」

他不喜歡太濃烈的人工香氣，對方帶著挑逗意味的輕語，也勾不起他絲毫興趣。他聽見她的話，卻不想回應，他對著酒保比一，不多時，與他熟識的酒保又倒一杯龍舌蘭過來。

「我們不提供酒給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。」

他聞言抬頭，看見酒保皺起的眉頭。

一道清脆嗓音，在他另一側空位響起—

「我滿十八歲很多年了。」

舒笑雨剛推門進來的剎那，便覺得這家酒吧她彷彿來過，說完第一句話，她下意識皺起眉頭回想，她好像在夢裡說過同一句話……

她默默拿出證件，揮開似乎十分熟悉的記憶。

看著酒保檢查證件時露出的驚訝臉孔，她無奈聳肩，有一張娃娃臉又不是她的錯，碰上正義感十足的西方人，實在讓她很困擾。海莉說過，碰上這種時候，只要故事編得夠精彩就能博取同情。

之前她跟海莉去過酒吧，也遇過幾次類似的情況，正義感十足的西方人不想賣酒給她，海莉就會編出博人同情的故事。

她毫不猶豫仿效，隨口面不改色編著故事—

「我被男朋友拋棄，他拿走我大部分存款……三萬！那些是我努力工作存下來的留學基金，我從台灣來波士頓才半年，而那個長得一表人才的王八蛋，騙我他是投資經理人。他說上個月他有一筆投資操作錯誤，急需金錢周轉，等這個月結算了，就可以把錢還我。我好心借他錢，可沒兩天他就不見了，手機門號也停用了，去他住的地方房東還說他搬走了，甚至他根本不叫彼得，而是叫菲力普……」

她不常喝烈酒，為了一口喝光酒保倒來的烈酒，旋即噲到。

她噲咳好幾聲，咳出了眼淚，活脫脫就是一副被男人欺騙金錢又欺騙感情的可憐模樣。

而她旁邊的東方男子，這時已望向她，用中文問道—

「妳從台灣來的？」

那道低醇好聽的聲音讓她怔愣了一瞬，她究竟在哪裡聽過同樣好聽的聲音？

她望向男人好看的臉，深邃的眼……莫名的熟悉感奔湧上心頭，她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到底在哪裡見過他？

「我來自台灣，你也是台灣人嗎？」她用中文回答。

「嗯，我也算是台灣人，我母親、父親都來自台灣，但我在美國出生，只去過台灣幾次。」他語氣平淡，沒帶多少私人感情。

「你中文說得真好，我猜你在家都跟父母講中文吧？」

「我母親在我出生那天過世，我沒跟父親同住，中文是我自學的。」

「自學的？你真厲害，可以把中文說得這麼好。」她驚嘆道。

他唇邊微微拉開一道輕淺弧度，似笑非笑的側臉看起來有些落寞與傷感。

她伸出手，情不自禁碰觸他手背，突然一股巨大深沉的哀傷朝她席捲而來，那並非她的感受，而是來自於他，她看見他的心、看見過去的他，死氣沉沉地充滿了陰鬱黑暗，絕望得沒有一絲光……

「你不要哭……」她脫口而出，全然沒意識到這句話多唐突。

「我沒有哭。」他愕然道。

「你的心在哭泣。」

兩人沉默相對了一會兒，他抽出被握緊的手，淡淡說：「我的心不會哭。」

不知哪裡來的勇氣，她靠近他，貼在他耳朵邊低聲說了一段話——

「我猜你是失戀了吧？如果要徹底結束一段感情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新的戀情開始。」

他神情再度愕然，早先閃過的念頭被她說出口，感覺像被她不經意觸碰到心底最柔軟的一塊……

他沒來得及說什麼，她又在他耳邊低聲說——

「我想我沒辦法給你一段新戀情，但我聽說做愛能暫緩痛苦，你要不要跟我試試看？剛好，我很痛苦，你很痛苦，能碰在一起也算是緣分吧。」

兩個身在異鄉的同鄉有緣在茫茫人海中相遇，夢中的畫面閃過腦海，她想，或許，這就是命運的安排……

她的聲音很低、很輕、很柔軟，她身上有股自然純粹的淡香，她說的話，不經意就觸動他柔軟心弦。

他不是個衝動的人，對這個來自台灣的年輕女孩，卻罕見地產生了衝動。

他仰頭喝光最後一杯酒，從皮夾抽出兩張百元美鈔，放在吧台上，然後凝視她，眼神是深思、探究與打量。

一會兒他問：「這附近有家很好的飯店，妳確定要去？」

「如果你願意付房費，我們就去那家飯店。」她的語氣有些調皮。

在這個英語為主的國家，他們兩個不算認識的東方人，用多數西方人聽不懂的中文交談，像在一個透明氣泡裡，兩個入自成一個人無法介入的世界。

他起身，二話不說，拉了她的手就往外走。

舒笑雨完全忘記她來這家酒吧是為了赴海莉為她安排的盲目約會，她徹底忘記她的約會對象了。

在眼前男人牽起她的那一剎那，她的世界就只剩眼前這個男人，無論是感性的理性的，她只看得到他，說不出為什麼，也許這就是命中註定。

或許，她的夢境將在今日成真……

舒笑雨依稀記得十八歲作的夢、記得這家酒吧，卻想不起夢裡的細節、說過的話、發生過的所有事，但她知道他們會做愛，在今天晚上。

這是她不想抗拒的命中註定，是她這輩子第一次對男人動心。

她無法對任何人說她的「看見」，在旁人看來，她隨意跟一個男人走、隨意決定與他發生關係，是件瘋狂的事。

只有她的心明白這決定有多正確，因為她看見了他的心，看見他已傷痕累累，卻仍帶著無比勇氣與堅毅，努力活著。

她的心瞬間被他觸動，有時候愛的起始與萌芽，不過是一個短暫瞬間。

他們朝他說的那家飯店奔去，他要了一間行政套房，入住手續完成後，他拿了房卡，牽緊她的手，兩人沉默相視片刻，搭電梯走到房門外。

他將房門打開，她走了進去，他隨後進來，反手關上門。

他灼熱的唇旋即向她壓來，真實世界中不曾經歷過的洶湧慾望，將她徹底吞沒，理智完全停頓，失去功用，他的每一個碰觸都讓她如同被火輕吻，灼熱熨燙在每個舒展開的毛孔。

理智最後一次回到她的腦子裡時，是他覆在她身上，進入她的那一刻，他睜大了眼睛無法置信的望著她——

「妳是第一次？！妳不是說妳被男人騙了？」

「我是被男人騙了，但他騙的是我的錢，又不是我的人……」她嘟囔回嘴。

她可愛的語氣讓他酒醒了幾分，他輕輕退出她的身體，卻招惹來她的抗議。

「嘿！請別告訴我你突然良心發現，覺得跟處女做是不道德的，你剛剛已經把我從處女變成非處女，既然開了頭，就要有始有終。這時候只有神經病跟柳下惠，才會做一半就停下來……」

說話當下，十八歲那場夢境裡發生的事、說過的話，忽然如潮水向她席捲而來，她說了在夢裡說過的話，而他的回覆也完全如她所夢——

他叫湯書毅……

在該說的話都說完後，他溫柔地愛了她的身體。

他親吻她的臉頰、唇瓣、頸項……他半是輕吻，半是輕吮，在她雪白細緻的肩上遊移，他用溫熱唇舌品嚐她胸前的柔軟，她的蓓蕾因慾望而堅挺，微微脹疼，更多感覺是酥麻。

她發出連自己都不熟悉的低吟，那飽含慾望的緊繃聲音，真是她的嗎？

身體深處不自禁泌出了暖濕，他的唇舌愛過她胸前的柔軟，接著輕吻未曾讓人碰觸過的私密之地。

他溫熱的舌尖輕柔的撫觸她最敏感柔軟的細蕊，她的身體為他敞開、為他顫抖……近乎高潮那一刻，他再度進入她，佔有她、填滿她因慾望煎熬而脹疼空虛的身體。

她因他的佔有，圓滿了。

她跟隨他的節奏，抵達從不曾經歷過的激情巔峰，她的身體因極致的歡愛而疲累。

她不知道，落入睡眠後，湯書毅起身翻找她的身分證明文件，知道她是美國公民，名字並不是 Rena……

他能理解她日式保護的心態，他迅速記下她的社會安全碼，拿了她的手機撥了自己的手機號碼，接著將撥號記錄刪除。

他不能給她什麼，但至少能為她「找回」三萬塊美金，這大概是他唯一能為她做的。

將近天亮時分，舒笑雨忽然醒過來，發現她一絲不掛地被他抱著，她眨了眨眼睛，想起昨晚他們的身體如此契合，他們之間的性愛……

儘管她未曾經歷性愛，也知道那樣水乳交融的歡愛並不多見。

她喜歡他，更正確地說，是遠遠超過了喜歡，也許接近愛的程度。

只是當你了解一個人時，談愛是種奢侈。

「清清……」

她聽見他的夢囈，聽見一個女人的名字，她眼前又出現了景象——

那是個非常漂亮的東方女子，身上穿了件手術服，她出了手術室，筆直朝湯書毅走去，然後緩緩拉開笑容，那抹笑點亮原本就十分美麗的臉龐，那樣燦亮的笑容讓周遭一切相形失色。

「手術非常成功。」她聲音如黃鶯般悅耳。

「辛苦妳了。」湯書毅望著女子，眼底寫滿深情。

舒笑雨像個旁觀者，看見這清晰的一幕從眼前閃過。

命運，很愛跟她開玩笑，讓她看得這麼清楚……

她幾不可聞的嘆口氣，然後輕輕從他懷裡抽身。

他睡得很沉，並沒有因為她抽身而醒過來。

她躡手躡腳將散落的衣服一件件穿回身上，深深再看一眼沉睡的他，有些不捨，但仍轉身拿了屬於自己的東西，不再猶豫，離開了套房。

離開飯店後，理智全回來了，她記起昨晚的盲目約會，拿出手機檢查，果然好幾通未接來電，以及留言訊息

她聽取留言，手機那頭是海莉焦急的聲音—

「艾薇，妳還好嗎？怎麼不接電話？默特昨天要等實驗數據，到酒吧已經將近八點了。他要我跟你說他很抱歉，他不是故意放妳鴿子，因為我沒給他電話，一時之間他也聯絡不上妳。

「都是我不好，我應該把他的電話留給妳，並把妳的電話留給他，但我怕妳會跟他取消約會。妳聽到留言回我電話吧，不管什麼時候，打給我都可以。不要生我的氣……」

她接著聽了第二通留言，有些意外，對方的聲音飽含磁性，十分好聽—

「艾薇，妳好，我是海莉的朋友默特，本來今晚應該跟妳見面，很抱歉實驗室出了一點問題，數據跑得過慢，我到酒吧時妳已經不在那裡。

「真的非常抱歉，如果可以，請再給我一次機會彌補，就當是普通朋友見個面，讓我請妳吃頓飯，海莉跟我說過，妳和我一樣不喜歡盲目約會。

「無論如何，我希望妳沒事，可以的話請回我電話。」

她回撥電話，不一接通就立即被接起，海莉焦急的聲音傳過來—

「艾薇嗎？」

「是……」她才說了一個是，想說的話還沒出口就被截斷了。

「艾薇，聽我說，默特不是故意的，昨天晚上的實驗對默特來說很重要，他沒想到會出錯，我昨天說過他了，妳不知道我多著急，妳不要生氣好不好？」

「如果妳肯讓我把話說完，就會知道我没有生氣。」舒笑雨有些無奈地說：「我昨天去酒吧，遇到他了……」

「遇到他？誰？默特嗎？可是他說……」

「不是默特，是我跟你說過的 Mr. Right。」

「真假？」海莉在那頭驚呼。

「我為何要騙妳？假若騙妳可以讓我贏得一百萬的話，我也許會考慮。」她笑笑的說。

「這種時候妳還有心情開玩笑？」

「遇到命定的 Mr. Right，還沒有心情開玩笑，那不是很糟糕嗎？」她打趣。

「妳確定妳是遇到了 Mr. Right？而不是生我的氣，或生默特的氣，隨便找一個理由搪塞我？」

「我沒那麼無聊，我真的遇到他了。昨天晚上我跟他一起離開酒吧，因為遇到他，我根本忘記跟我約的是默特。」

「老天啊，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！」海莉驚嘆。

「是啊，如果不是跟默特有約，我不會去那家酒吧。」如果不去那家酒吧，就不會遇見他……她有些失落的想。才剛離開他幾分鐘，她幾乎不敢相信，她會這麼捨不得離開他的溫暖懷抱。

「所以是我跟默特讓妳遇見妳的 Mr. Right？」停頓一瞬，海莉不太開心的說：「但我希望妳認識的人是默特！」

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我看妳只能接受了。」她笑說。

然而，與其說這句話是她對海莉說的，不如說是她的自我期許，她的 Mr. Right 心裡已經住著別人了，她也只能接受。

「好吧，妳是對的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，默特要是知道昨天為了實驗數據錯過妳，他一定會後悔。告訴我，妳的 Mr. Right 是怎樣的人？」

「怎樣的人？我不會形容，我跟他也才剛認識不久，不過他應該算是很好的人吧。」她偏著頭，回想昨天晚上，撇開那些火熱刺激的畫面，湯書毅確實是個貨真價實的好人，好到嫌棄她是處女。

「算是很好的人？這是什麼答案：艾薇，當作我拜託妳，再給默特一次機會，他真的很好，各方面條件都很好，我相信你們若能在一起，一定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我了解默特，也了解妳，你們真的很適合彼此。」海莉說。

「可是，我的 Mr. Right 已經出現了，我想我最好不要三心二意。」

「說不定妳只是夢見過他，又不代表妳一定會跟他結婚，妳夢見了你們結婚嗎？」

「沒有……」

「那就對了，妳夢見他是妳的 Mr. Right，但妳並沒有夢見你們結婚……」

「既然是我的 Mr. Right，我有沒有夢見我們結婚，應該不重要。」她打斷海莉的話。

「當然重要，妳只是夢見他，這不表示他真是妳的 Mr. Right，難道在妳夢裡，他身上有貼標籤寫『我是艾薇的 Mr. Right』嗎？」海莉質問。

而被海莉的問題逗笑了。

確實，在夢裡湯書毅身上並沒有任何標籤，寫他是舒笑雨的 Mr. Right。

或許真的就像海莉說的，她只是夢到了他們之間會發生的事情，事情過去後，不代表她在湯書毅心裡或生命裡會佔據任何重要位置。

當初她對海莉說她的 Mr. Right 在波士頓，其實不過就是一句玩笑話，只是在遇見湯書毅後，她竟有幾分希望那句無心的玩笑話是真的。

「……沒有。」幾秒的沉默後，她回答海莉的問題，「沒有什麼標籤，只是我夢到他，夢裡的感覺很好，我就這麼以為了。」

「所以他也可能不是妳的 Mr. Right……」

「可是我們上床了。」她直接了當的說。

「妳……」海莉吐出一個「妳」字，好半晌沒有下文，儘管她與艾薇只認識一年，當了一年的室友，但她們彼此交換了許多祕密，包括什麼時候發生初吻，什麼時候給出第一次。

就她所知，艾薇還是個處女……

海莉曾覺得，超過二十歲還保有初夜，是件非常不可思議的事。當時艾薇的說法是東方人看待性的方式嚴肅而慎重，很難單純為了歡愉或好奇而性。

她不是很能理解艾薇的想法，但她很清楚，艾薇對性這件事有多謹慎保守，所以更能明白當艾薇說出她跟一個人上床了那代表她有多喜歡對方。

「你們才剛認識就上床了？」海莉終於擠出聲音。

「嚴格來說，我跟他認識不到一小時，就上床了。」現在想想，好像有點荒謬與瘋狂。

「他真的這麼好？」海莉完全不敢相信，認識不到一小時……

「我不確定他是不是真的這麼好，我只確定我願意把自己給他，也慶幸我的第一次是跟他，無論他是不是我的 Mr. Right，我都不後悔。」

海莉在手機另一頭，沉默一瞬，依舊不死心，說：「聰明人在做買賣前，會充分比價試用，所以妳做任何重大決定之前，先給默特一個機會，試用看看。既然妳已經有經驗，很容易可以分出好壞……」

海莉說得大言不慚，艾薇聽了忍不住哈哈大笑，反駁道：「人又不是物品，怎麼能隨意試用？」

「我想默特一定不會介意讓妳試用看看！」

「好吧，看妳如此推崇他的分上，我答應妳，無論如何，我會打電話給他，找時間約他出來吃飯，這樣妳滿意了吧？」說完，舒笑雨在心裡嘆口氣，要是不承諾會再約默特見面，海莉大概不會放過她。

「妳不會後悔的。」海莉振奮的說：「妳一定要打電話給他，別食言。」

「好，我保證過兩天一定打電話給他。」

她們又隨意聊了一會兒，海莉才心甘情願地掛電話。

舒笑雨將手機收進包裡，走過兩個街區後，她駐足回頭望向飯店，儘管命運沉默無聲，她卻始終相信，時間會為一切寫下最好的答案。

如果他是她的 Mr. Right，他們一定有機會再相遇，若能再相遇，那麼她願意放手一搏，努力進駐他的心……

畢竟此時此刻，她下不了非要他不可的決心。

她看見在他心上的那個女孩，擁有難以撼動的地位，她自認贏不了。

第三章

舒笑雨盯螢幕看了半晌，每個月一號，是她父親匯錢進戶頭的日子，她也總會在這天連上網銀，查看戶頭增加的數字。

她眨了幾次眼睛，一再確認帳戶上確實有兩筆轉入金額——一筆是父親每個月固定匯入的三千美金，另一筆是陌生帳戶轉入的三萬美金……

誰會匯三萬美金給她？是有人匯錯帳號嗎？

她瞪著那筆三萬美金數字，想破了頭也想不出究竟是誰匯這麼多錢給她。

要報警嗎？她猶豫著。

每個月一號，看習慣只有一筆三千美金入帳，下意識用那串數字證明父親對她還有微薄的愛，或許有些可悲，可她不知從何時起，已對這樣的可悲感覺麻痺且習慣了。

這個月帳上平白無故多一筆三萬美金，讓她幾近平穩無波的心臟小小激動了一番。

到底是誰匯的？這問題著實困惑她好一陣子，思索片刻後依舊沒有答案，她索性關掉筆電。若是有人匯錯款項，銀行應該會通知她吧？

明天學校開學，一小時後指導教授約她 Meeting，狄克森教授在生物醫學工程上享有盛名。

聽說一年多前他才答應波士頓大學邀請，從西岸到東岸來授課，收到學校的錄取通知後，她便積極尋找指導教授，狄克森教授是她的首選。她沒想到她用 Email 寄出自身學經歷資料詢問狄克森教授是否願意指導她後，短短三天就收到同意的回覆。

一般來說，暑假期間通常會先 Meeting，不過狄克森教授堅持開學前一天再 Meeting，討論研究方向與主題。

其實在兩人來往的 Email 裡，她大致說明過自己的專業以及未來想進行的研究方向，下午的 Meeting 只是進一步確定主題方向，應該不需要太多時間。

昨天她已先整理好資料，將資料列印出來後收進透明資料夾，再次確認所有東西都帶齊，她背起深黑色帆布包出門了。

波士頓大學的校園沿查爾斯河而立，建築物散佈在市區，與街道融合，整個學校像個大型社區。憑心而論，她十分喜歡這個擁有一百七十多年歷史，充滿古典英倫氣息的老學校。

她信步沿市街行走，經過一棟棟坐落於大街上的校園建築，微風徐徐吹來，難得的感受到一絲愜意。來到所屬學區，她順利找到狄克森教授的辦公室，才準備要敲門，未料辦公室大門在同一時間被打開。

她與開門的高大男子視線相交，對方明顯一愣，而她在這短短剎那間，預視到一幕不可思議的畫面——

眼前的年輕男子身穿黑色燕尾服，而她則是一襲白色婚紗，兩人雙手交握一把蛋糕刀，三層的結婚蛋糕上有對糖製新郎新娘，新郎左手執了片心型白巧克力，上頭用黑巧克力寫著「Mort Yang」，新娘則是右手執了片白巧克力底黑巧克力字相同的心型巧克力，字寫著「Ivy Shu」。

對她來說，這閃過的畫面太過驚悚，她一時無法移動，腦海接著響起海莉說過的話——
「妳夢見他是妳的 Mr. Right，但妳並沒有夢見你們結婚。」

「難道在妳夢裡，他身上有貼標籤寫『我是艾薇的 Mr. Right』嗎？」

在她夢裡，湯書毅身上確實沒貼「我是艾薇的 Mr. Right」標籤，此刻她卻預視了一場婚禮，結婚蛋糕上的新郎新娘各執了名字，新娘的名字是她。

如此清晰，想否認都沒辦法的「特殊標籤」。

太過震驚的她，更沒想到下一秒對方就準確無誤的喊出她名字——

「艾薇？！」

「我們認識嗎？」她有些呆傻地反問，看著明顯有西方人深邃五官、白皙皮膚的年輕男子，清俊臉龐上一雙東方人才有的如墨眼瞳與深黑髮色，她非常確定不認識對方，不曾見過他。

「我看過你的照片，海莉傳的，我是默特。」他開口，眼底閃著迷人笑意。

「喔！默特……」真的很巧，巧得不能再巧了……

「那天真的很抱歉，海莉說你會打電話給我，我一直在等你的電話。」

「這幾天比較忙，要準備跟狄克森教授討論的資料，本來想今天跟教授討論完再打電話給你，很抱歉讓你等這麼久。」雖然嘴巴上這麼說，其實她根本忘了要打電話給他，且她百思不解，怎麼默特會是新郎，而她是新娘？

「是嗎？妳確定今天會打電話給我？」默特挑了挑眉，神情帶了點促狹，完全看穿她根本忘記打電話這回事，「我怎麼覺得妳根本將我拋到九霄雲外？」

「對不起……」她尷尬地笑著道歉，接著坦率承認，「我確實忘了該打電話。」

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反正我是罪有應得，其實該說對不起的人是我，那天晚上真的非常抱歉，我趕過去時已經七點五十分了，沒有一個女孩應該等一個男孩這麼久，是我的錯。妳是狄克森教授的學生？」

聽著他的話語，她真的覺得默特是個道地的英國紳士，然後……沒有然後了。

她朝默特點點頭，不知接下來該說什麼。

默特似乎看出她的尷尬，側了身，準備將她讓進辦公室，他繼續帶著那朵大概超過百萬伏特的迷人笑容，用充滿磁性的嗓音說——

「教授剛接了一通電話，我想應該差不多結束了。妳快進去吧，晚一點我打電話給你，我保證我不會忘記打電話這件事。」他對舒笑雨眨了眨眼，瀟灑離開。

望著默特離開的背影，她不得不承認海莉說的沒錯，光是帥氣陽光的外表，默特足以拿下九十九的高分，若再加上他迷人風趣的談吐、不凡的家世背景，確實是個讓女人們趨之若鶩的鑽石級單身漢。

收起這些思緒，她深吸一口氣，轉身走入狄克森教授的辦公室。

教授的專用辦公室十分寬敞，沙發區與辦公桌間隔了一座中國山水畫屏風，讓進入辦公室的人無法一眼看見辦公桌區，辦公室的擺設很有東方風情，若她查閱的資料無誤，狄克森教授有東方血統。

隔著屏風，她聽見講電話的狄克森教授跟對方道再見結束通話，正想著怎麼這聲音聽來有些耳熟，原本坐著的男人站起來，離開辦公桌區，繞過屏風走出來。

面對面的那一秒，兩個人都震驚了——

湯書毅！

舒笑雨完全無法移動。

那個東方女孩！

湯書毅有些震驚。

對了，Ivy Shu.....他今年新收的研究生.....

他們幾次 Email 往來，他看的全是她傳的書面資料，只覺這個學生仔細確實。

他曾打電話跟在柏克萊任教的蒲教授詢問她的學習成績、研究態度，蒲教授大力推薦她，於是他沒有疑慮的回覆了她，同意擔任她的指導教授。

可他壓根沒想到.....總之，他根本沒將前幾天偶遇的 Ivy 跟他新收的研究生 Ivy 聯想在一起！

震驚過去後，他開口打破兩人不知僵持了多久的沉默。

「Ivy Shu？」

連他都意外，他的聲音竟有些控制不住的低啞，腦袋瞬間跑過許多事——

那晚她告訴他的名字是假的、讀的科系也是假的，那麼很可能她被騙三萬美金的事也是假的吧？！

「狄克森教授？」到底這世界有多小？一連兩個巧合，打得她措手不及。

湯書毅點頭。

命運一次給了兩個莫名其妙的答案，舒笑雨簡直不知該哭還是笑！

新郎默特.....

狄克森教授是湯書毅.....

Crescent Family